

傅作義
致毛澤
東電及
其宅。

傅作義致毛澤東電及其其它

時代出版社編

傅作義致毛澤東電及其它

目錄：

一 致毛澤東皓電

傅作義

「附」傅作義致毛澤東迴電

二 致中共人士一封公開信

傅作義

三 致電毛澤東促放棄武力政策

王道

四 勸毛澤東

南京大剛報

五 電毛澤東朱德及全體共軍

魯蘇豫皖四省
難民聯合會

六 駁斥中共十月十七日聲明

黃珍吾

「附」(一) 蔣主席對於時局的八項聲明

(二) 中共十月十七日的聲明

(三) 所謂「解放區工作大綱」

一 致毛澤東皓電

傅作義

傅司令長官作義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希望接受教訓，放下武器，參加政府，促進憲政，文長三千餘字，義正詞嚴，電文如下：延安毛澤東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的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份的衝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故曾於十月廿四日致電先生，作坦白懇切的呼籲，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劃，並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而全面戰事乃日益擴大，最近由於你們背棄諾言圍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決的努力，均告絕望之後，本戰區國軍才迫不得已採取行動，救援大同，但這是悲痛的，並不是快意的，其目的僅僅在於解救大同之圍，解救大同二萬軍民，然你們相信武力萬能，調集了十七個旅，五十一個團之衆，企圖在

集甯殲滅國軍，城郊野戰和慘烈巷戰，繼續達四晝夜，最後你們終於潰敗了，當你們潰退的前一天，延安廣播且已宣佈本戰區國軍被你們完全包圍，完全擊潰，完全殲滅，但次日的事實，立刻給了一個無情的證明，證明被包圍被擊潰被殲滅的不是國軍，而是你們自誇所謂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以及張宗遜，陳正湘，郝詰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這是一軍事上的勝利，因為誠如你們所說，本戰區國軍武器最劣，人數最少，武力最強而好戰心理更不如你們，雖然失敗，似乎是應該的，但我們沒有失敗，失敗的却是你們，所以這不是一個軍事上的勝利，而必須稱之為人民意志上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你們擺着眼淚，已經將他們掩埋了，你們在潰退途中，因恐懼國軍追擊，竟至拚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這是一幅如何悲慘的圖畫，我不禁要問是誰。我不禁要問是誰殺死了他們！我按住心口問我自己，如果作戰是爲了我個人的私慾，或一部份人的私利，那末就是我殺了他們，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我應該遭受天譴。如果他們是在你的錯誤領導之下逞兵倡亂禍國害民，那就是你殺死了

他們，在夜闌人靜時，你應該受到責備，受到全國人民的懲罰。

現在確已到了一個階段，經過一年來的血的教訓，你們應該有所警悟，重新檢討你的政策，重新研究你們的路線。一個代表人民的政黨，在決定政策時，無論如何，應該問問人民，看他們最痛惡的是什麼。最需要的是什麼，今天人民所最痛惡的是交通破壞，戰爭無已，所最需要的是和平安定，休養生息，雖然你們一再宣傳民主，但人民不要戰亂，你們却偏偏製造戰亂。人民害怕貧窮，你們偏以製造貧窮，作為擴大戰亂的資本，所謂民主云呼哉。你們又一再毀謗政府，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是有勞績的有信心的，絕不是任何毀謗所能動搖，即使政府今天存着若干缺點需要改革，但人民厭怕你們製造戰亂，厭惡你們破壞交通，厭惡你們翻身算賬，較之要求政府進行若干改革，其重輕緩急之差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後者只是好與不好之比較，而前者却是人民眼能活不能活的難關，人民今日最起碼的要求，只是能在和平安定中活下去，絕不奢望在你們的戰亂中，再翻幾個拚死的筋斗，政府若干缺點所影響於人民生活的，較之你們破壞交通，窮兵

贛武所加給人民的苦患與死亡，簡直是一與二萬倍之比，這還不現實嗎，還不明白嗎，人民如何同情你們。我們不妨再作一個假定，你們如果有力量一舉而推翻現政府，建立起你們新政權，不論人民是否同意你們的政策，總還可以獲得一個安定。但是你們今天所賴以倡亂的武力，又不足以實現這個野心。據你們自己宣傳，估計至少還得十年，目前你們只希望造成一個武力割據的形勢，來繼續鬥爭，這就是說你們準備繼續十年的鬥爭，十年的戰亂，在鬥爭戰亂之中，現有的各階層人民，非死於砲火，即死於飢餓，要他們完全毀滅，試問人民如何能同情你們。十年的鬥爭戰亂之後，大地已無噍類，又怎樣能實現你們十年戰亂的計劃，也就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即以最近的事實為例，本戰區國軍是你們認為人數最少，武器最惡，戰力最弱的部隊，然你們竟一敗於綏包，再敗於大同，三敗於集甯會戰，試問如何與其他精銳的國軍為敵。

你們或者還準備萬一割據不成，可以鑽山打游擊，但內亂和抗日是完全不同的，抗日是人民一致的要求，所以你們可以假抗日之名，騙取人民的掩護。內亂是人民一致厭

惡的，倡亂的你們又如何人民之中立足，正確的道路只有一條，在憲政常軌中，共產黨是有前途的，但武力倡亂分裂割據，則必遭毀滅。請你細想想，當去年勝利之初，你們提出民主，同情你們的人有多少，經過一年來事實的證明，所謂民主和平只是你們的宣傳，而倡亂割據才是你們真實的行動，到今天國內國外同情你們的人，又有幾個，對於你們的政策，這不是一個很顯然的測驗。做一個自命爲革命領導者，應該懂得所謂革命形勢是客觀實在的，並不是主觀強求的，否則削足適履，以人民之所惡強加之於人民，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所以我熱誠希望你們能接受血的教訓，立刻改變政策，放棄武力萬能的觀念，速參加政府，結束內亂，讓全國人民開足馬力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個人始終未曾以共產黨爲敵，更沒有準備和共軍作戰，我毋甯是一個同情共產黨的人。你們曾經堅決主張抗日，你們有堅決奮鬥的精神，我都欽佩，只有今天的戰亂政策，是萬分錯誤，爲國家爲人民設想，我請求先生立刻放棄這個政策，促成憲政，實現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來和衷共濟，一致努力。只要毛先生參加政府，以政府一員的資格，向

國府保薦賀龍或你們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現在的職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歡迎，並願盡力促成。你如果不嫌的話，我自己願在毛先生部下當一個最低級的職員，而絕對忠實的服從你。這樣一個和平統一民主的中國，是全國人民要求的，是美蘇兩國共同希望的，也是世界各國一致同情的，我們既與美國保持親密的合作，更與蘇聯永保親密的邦交，美蘇關係世界和平，均成因而獲得堅固的保障，先生一轉念間，不僅中國可以致和平，人類亦將同蒙其惠，是成是敗，爲禍爲福，現在正是你們選擇的最佳機會。傅作義西皓叩

「附」傅作義致毛澤東迴電

第十二戰區傳司令長官作義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致毛澤東電，原電如下：「日本投降，本戰區部隊奉命東進，光復國土，其接收包頭、歸綏、集甯、豐鎮各地經過已見新中國及中央社報導，而唯一原則即決不忍再見中國人自相殘殺之慘劇。不幸八月十一日我托和清行政專員郭長清部，於日軍撤退後，進駐淮水河，即被貴方軍隊

攻擊退出，郭部董團死傷三百餘。此外平綏沿綫之畢克齊，平地泉，聚樂堡等處鐵道，均被貴方破壞，阻礙復員工作，妨害民衆，不能還鄉團聚。抗戰流血至八年之久，犧牲軍民達千餘萬，豈料勝利後仍復自相殘殺，世間痛心羞憤之事，能逾是乎？八月二十七日國軍進駐大同，自廣播中獲知貴方軍隊二十五日佔領張垣，余對抗日部隊，向視同一律，尤以先生於二十八日已奉邀赴渝商談建國大計，當命所部，停止前進，九月十二日貴方軍隊突攻興和，驅走縣長，余仍本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之初衷，并相信先生避免內戰之堅決表示，又未還擊。貴方且遍貼標語傳單，指作義不抗日，余自無聲辯必要。本月十六日貴方軍隊大舉集中晉北綏東，達十萬之衆，十七日開始向陽高、天鎮、豐鎮、隆盛莊及涼城等地，又復進攻，余爲明示內戰責任起見，仍令所部再避再讓涼城、隆盛莊、集甯等地守軍，一經接觸，立即撤出，豐鎮駐軍更未發一槍，全部撤退，蓋國軍如予還擊，世人或不易明瞭放一槍者是誰，而是非不明，經此退讓之後，鐵的事實當可公諸國人，而挑動內戰之責任貴方應完全負之，再不能顛倒黑白矣。余敢負責聲明，余絕對

未奉到 蔣委員長攻擊貴方軍隊之命令，余並以良心聲明，余之一切努力完全爲國家爲民族，毫無絲毫個人利害得失恩怨參雜其間，一俟此次戰事告一段落，余決辭去所有軍職及綏遠主席職務，以明此心。爾後貴方軍隊，如再進迫，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之時，發生戰爭，則內戰全部責任，應由貴方担負，尙望先生慎以自處。傳作義西迴未。（十月

二十四日。）

二 致中共人士一封公開信

傅作義

中共的將士們，先生們！

時局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無比嚴重的階段，戰亂正威脅着我們，威脅着全國人民，我們沒有理由不作痛切的反省，對時局更應該作一番深刻的檢討，以求挽救於萬一！

我必須坦白的說明我的內心。我始終就不會以共產黨爲敵，更不會在腦海中準備過和共軍作戰，我們只要平心靜氣的回顧一下事實，就滿足以證明我這個內心，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絲毫的改變。抗戰初期，我們曾經共同配合作戰並且繼續了很長時期的友好合作。而後，雖然由於你們領導方針的改變，各地發生摩擦事件，但在本戰區我們很少可痛的現象；偶爾發現，也能很快的加以消除。抗戰勝利之後，本戰區奉命東進，收復國土，八月二十七日軍次大同，自廣播中獲知你們是二十五日進入張垣，如果我們是準備

和你們爲敵的話，乘你們立足未穩，並且極少數缺乏戰力的人員初到張垣的時候，猛然進擊，我們毫無疑問一定佔領張垣。但我們的內心並不如此，正如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我給毛澤東先生電中所稱：「余對抗日部隊，向視同一律，當命所部停止前進。」但隨此而來者，不是友好的和平，而是你們普遍展開的侮辱，一則曰國軍頑固反動，再則指傳作義部隊不抗日，至十月十六日你們的軍隊乃大舉集中達十餘萬之衆，向豐鎮，集甯，涼城猛攻。如果我們擺開陣勢和你們打的話，我還相信你們並不足爲敵，但我的心情是萬分痛苦的我不忍再見中國人的流血，所以一直退避了幾百里，但可惜你們太不瞭解我的內心，或竟認爲本戰區國軍爲可欺，繼續進撲，逼臨綏包城下。到了這時候，也只有到了這時候，我們爲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爲了維護國家的統一，才迫不得已，起而作堅決的自衛。你們雖再增援，但民心終究是不可侮的，你們慘敗了，並且敗的潰不成軍。我們如果是個好戰喜攻者，當立即開始追擊，你們明白，那時候在追擊之下，還有你們的生路嗎？但我太忠厚了，太老實了。仍是癡心的期望你們的覺悟，並相信你們不會

繼續再走這個錯誤的道路。但事實的發展，並不如我想象的這樣的單純，一年以來，國家就在商談不斷，而戰亂無已的情況下，勝利的光彩退色了，國際地位降落了，全國人民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這個罪惡的責任，誰應該擔負呢？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你們一年來所走的毛澤東路線。按抗戰前中國社會的本質，是一個次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革命任務，是堅決的反帝徹底的反封建。北伐之役是反封建的戰爭，抗日是反帝戰爭中最後最大的一役。在這一民族革命的戰爭，苦戰八年獲得最後勝利之後，革命的共產黨，最正確的領導不是使用戰爭的資本，而是使用和平的資本，立刻提出裁軍，減政，修復交通，救濟難胞，優卹死難軍民，保障榮譽軍人，取締官僚資本，保障民族工業，以社會立法勞工保險等確保勞工福利，復興農村經濟，實行二五減租減息，進而實現耕者有其田之目的。保障言論思想自由，尊重社會文化人士，充實學校設備，免費收容貧寒子弟，嚴格檢舉貪污腐化份子，並公開揭露貪污事實，取締社會奢靡浮浪風氣，以及其他各種復員建設的社會改革方案，參加政府，號召全民

，來徹底的執行。保持抗戰的光榮成果，以獨立統一的中國，與美英蘇法及並世界各國保持親睦的外交關係。如此全國各階層的人民，連同所謂資本家在內，都將對你們報以熱烈的掌聲，忠誠的擁護你們的政策，即使有所謂主觀上反共的人，想消滅你們，全國人民是不允許的。但你們沒有採取這一個路線，你們心目中時時刻刻憧憬着一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這並不錯，但中國這次是抗日的民族正義戰爭，並不是俄皇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國的抗戰是最後勝利了，並不是最後失敗了。領導抗戰的政府和國軍，在人民的認識中，是有功的，並不是有罪的。但你們的毛澤東先生，竟機械的把十月革命的理論，生吞活剝的用到抗戰勝利的中國來。你們開始以政府爲敵，以所有參加抗戰的國軍爲敵，也就等於和全國人民爲敵。你們實在太孤立了。尤其不可理解的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人民，是厭惡戰爭的，偉大的列寧，就簽訂了和德國屈辱求和的條約。今天中國人民經過了八年苦戰之後，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澤東的路線，却是全面掀起戰爭，號召人民參戰參軍，堅持長期戰爭。與人民的希望如此矛盾，試問如何來組織和壯大你們的隊

們或者說：我們以鬥爭，算賬，翻身來強化階級觀念，組織羣衆。但你們應該明白：中國農民的階級意識極其朦朧模糊，這不是中國人不聰明，而是中國社會性質規定了他們如此，尤其抗戰八年的中國農村，是日本人和漢奸搜括的泉源，今天遺留下的是凋蔽和破產。善良的忠義的人民，都瀕臨在死亡線上，你們翻身鬥爭的對象，是荒蕪的土地，是瘦羸的牛馬，是板板車，是鷄是豬。難道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工具？難道這些東西的所有人，就是資本主義的剝削者？真正的買辦資本家，在不平等條約取消之後，在抗戰勝利之後：已經將要完全死亡了。但今天在你們戰亂聲中，却又給他們留下一個掙扎的空隙。難道這是你們革命的任务嗎？李立三路線，是經過實驗，被第三國際的批判，宣判了死刑。今天李立三回來，再披上一件毛澤東路線的外衣，其結果，仍然是要失敗的。因為所有全國各階層渴望和平的人民——急於復工的工人，想種地的農民，想恢復交通和平貿易的商人，想過安定生活的小市民，小資產階級。學生，民族工業家。民族資本家，都和你們對立起來，為爭取和平。統一。民主，結成了一條陣線，試問你們